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姚名達編

朱筠年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這本小小的書，竟費了我四年的功力：

當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我因根究章實齋的學術淵源，開始作朱筠的研究。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六日，寫成了一部朱筠年譜。那時的用意原是幫助章學的探討，而所採的史料又僅限於簡河文集，既未旁搜博考，亦不知朱筠的偉大程度達何境界，故梁任公先生見了此譜時，親筆批曰：『爲朱筠作譜，頗有無益費精神之嫌，但借此以鍛鍊作史之才，未爲不可耳。』我也因此說：『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時，那朱譜也可以銷燬了。』

但是任公先生曾鼓勵我說：『章實齋值得有人終身研究，』我的『章實齋』研究也迄今不曾完畢，因此朱譜不但不曾銷燬，而且因讀書日多而益覺朱筠的偉大，而隨時訂補，竟不能不費兩個月的功夫去整理一下，重寫一番。

現在我可以說：

朱筠是乾嘉樸學的開國元勳，

朱筠是乾嘉樸學家的領袖。

清代樸學的祖師，一般人推爲顧炎武、閻若璩，這固然不錯；但樸學之所以發達，成爲一種學派，完全因清廷開館採輯永樂大典、纂修四庫全書（註一）造就了一個校書做學問的環境（註二），所以稍有天才的人都跑到京師來校書（註三），稍有學問的人都利用這個機會來做訓詁考證之學（註四），而提議開館校書採輯永樂大典的人就是朱筠（註五）。朱筠不但有此大功而已，並且隨時隨地鼓勵別人去做這種事業（註六），用心盡力幫助別人做這種事業（註七），所以做這種事業的人都推他爲盟主（註八），而社會上一般人號通經博古之士爲朱派（註九）。朱門弟子著錄的有五六百人之多（註十）。單就四庫全書一役而論，總纂官紀昀是他的同年，陸錫熊是他的弟子，總閱官朱珪是他的胞弟，莊存與是他的同年，提調官劉謹之、劉種之、協勘官程晉芳、任大椿、梁上國都是他的弟子，纂修官如戴震、姚鼐、邵晉涵、周永年、翁方綱、曹錫寶等都是他的至友，分校官如王念孫、馮敏昌、溫汝

适等都是他的友生，（註十二）他自己也親預其事，（註十二）直接間接的功勳已是不可數量了。再就他培植後學而論，如戴震、王念孫、邵晉涵都曾在他的幕府，因他的揄揚而成名，（註十三）汪中、黃景仁、章學誠、洪亮吉、李威、吳蘭庭、楊師會、武億等，不但常在幕府，以成學問，且有長寄門下，相依爲生，至二三十年之久的。（註十四）當時學者，間接受其影響而有造就者，姑不具論，（註十五）僅數其門人著述，已極可驚。章學誠之史學，洪亮吉之地理學，任大椿之禮制學，錢坫之文字學，程晉芳、武億之經學，黃景仁之詩歌，孫星衍之訓詁學，江藩之傳記學，汪中之諸子學，汪輝祖之姓氏學，皆卓卓有名，傳於後世。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傳授啓發，方得有成。（註十六）所以我們若通讀乾嘉學派的著作及其傳記，便可知道朱筠對於當時學風實有莫大的影響；他一面既提議開館校書，造就了校書的環境，（註十七）又復授徒養士，造就了養士的風氣。（註十八）所以他的確是乾嘉樸學的開國元勳，亦即樸學家的領袖。惟有他才可以籠罩當時一般學者，擔當這個名義。（註十九）

但是，他做安徽學政時，曾因公事不合程式，驟降四級，雖然微幸恢復了編修的職銜，（註二十）又

因不能順承時相的私意，（註二十一）所以終究不能得志。一方面，他只注意培植人才；公事以外的時間多消磨於詩酒文會，授徒訪友，（註二十二）所以無暇專心著述。因此，朱筠的名字，不大爲後人所知，而他的偉績大功亦幾乎被別人略奪。（註二十三）其實，我們研究學術史決不專從著述去觀察學者，尤其決不因官銜的大小而異樣看待。況且朱筠倘使稍微遷就些，一帆風順，做個大學士，總裁官，也不過百十人中的一而已；（註二十四）他縱使終日矻矻，著書滿家，也不過千百人中的一而已。我們今日研究清代學術史，推求其發達的原因，勢必歸功於四庫全書館之成立；（註二十五）若問建議開館者是誰，舍朱筠外，還有第二人嗎？我們今日研究乾嘉學者傳記，至章學誠、洪亮吉、武億等百數十人，推求其成功的原因，勢必歸功於朱筠；若問當時友生最盛而成績又最著者爲誰，亦惟曰：『舍朱筠外，皆不及也。』（註二十六）

*

*

*

*

以上所說，是我徹底研究朱筠之後，對於他的認識；並不是先有了這種成見，然後去找證據。而我做這年譜，也祇是一種研究學術史的工作，並不是專爲表彰個人。所以我不單寫他的好處，並且

寫他的壞處；只要他原是什麼樣子，我就把他寫成什麼樣子；大而豐功偉烈，小而曠懷逸事，我都把他的真相寫下來。而尤其注重的是他的友生活動狀況，所以將他死後的餘響寫至數十年後，並且附錄幾種表格。我覺得若不如去寫，單看他的生平，還不能看見他的偉大，還不能了解他的價值。但因要如此寫，便困難多了。從前我曾經說過朱譜做來很容易，所以說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後，就可以銷燬；現在卻因日積月累，成之不易，拿來做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參考書又很有用處，所以又『敝帚自珍』想留爲世用了。

現在，敬以此小冊子，求教於海內外學者，且以紀念梁任公先生：承他的批改和指導，這小冊子才得成功。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姚名達序於上海。

註一 未修四庫全書以前，未嘗無樸學家，然亦各自閉戶自修而已，未有大規模的工作，未有多數人的附和也。自四庫館

開，才士麇集，校讎著述，遂成風氣。此事吾有詳明之考據，記於中國史學年表；又有通括的敘述，著於中國史學史。

註二 四庫館囊括有學之士，優予位祿，使得安心校書，不憂衣食。而纂修等官又各自出資，延聘貧士，代爲校書；這個環境造出的人才委實不少。章氏遺書周書昌別傳敘此情形甚明。

註三 如洪北江年譜所述洪亮吉入京校書之事，卽其一。以吾所知，不下數十人。章氏遺書周書昌別傳已敘此種情形。

註四 在四庫館者如戴震、王念孫等，未入館者如錢大昕、王鳴盛等，皆借有祿可食，有書可借的機會，來做學問。

註五 詳情見本年譜乾隆三十八年下。

註六 如章學誠、汪中、洪亮吉等，都因他誘掖而發憤著書。

註七 貧士無力學者，皆資助之。如黃景仁、武億皆是。兩當軒集庚子歲暮懷人詩尤其可證。

註八 見汪中上朱先生書，江藩漢學師承記。

註九 見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李威從遊記。

註十 據李威從遊記，翁方綱哭竹君詩則謂『門牆著錄到千人。』今猶可考者尙一百餘人。

註十一 其關係詳見本譜及附表。

註十二 見四庫全書職名。

註十三 見孫星衍笥河先生行狀，李威從遊記，段玉裁戴東原年譜。

註十四 如楊師會。

註十五 如阮元輯經籍纂詁。

註十六 各人均有自述，本年譜亦略其事。

註十七 卽四庫全書館。

註十八 此後如畢沅、阮元、謝啟昆、曾燠、孫星衍皆能羅致博學之士於幕下，校書著書，卽受朱筠的影響。前此此風不盛，由朱始然。汪中上竹君先生書可證。

註十九 論學問，當時經學推戴震，史學推錢大昕、邵晉涵，然皆專心學問，各得一偏。惟朱筠主持風會，雄長壇坫，盡交名碩，力引後進，最爲當時所推。蓋其度量寬大，氣魄飛揚，能兼容並包，不徇一隅之見，故其門人分道揚鑣，無所不備，而同輩友朋亦無間言也。

註二十 見本年譜乾隆三十八年。

註二十一 見本年譜乾隆三十一年。時相指于敏中。

註二十二 諸家傳記皆述其盛。凡大人物不能著述，多因酬應。

註二十三 梁同書名人尺牘說紀昀建議輯錄永樂大典中佚書。吾已辨其妄於乾隆三十八年下。

註二十四 朱筠弟珪官至大學士，其對於社會的貢獻，就不如筠之大。

註二十五 洪亮吉邵學士家傳可證吾說。

註二十六 戴震等門徒不多，震之徒且多從朱筠學；筠之徒既多，且多與震等爲同輩，同有功于樸學；同時亦以門徒衆盛

稱者爲王昶，而僅以詩教故朱筠之徒，堪屈首指。

朱筠年譜

目次

序

先世述略.....一

年譜.....五

餘響.....九三

門人一覽表.....一二九

詩文年表.....一四五

著述考.....一五七

朱筠年譜

先世述略

朱筠先生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其先世自南宋以前，無可徵考。南渡時，自中州遷於浙東之蕭山。嗣有福三公者，自蕭山七都朱村橋移居同縣越寨，是爲始祖。一傳進八公，再傳寧二公。三傳至德三公，始定居同縣黃閣河。其時約當明洪武永樂間。歷公六公，常二公，登大公，丙十一公，凡八世皆業農，逸名字，但傳排行。丙十一公生長十六公，名應龍，字近山，嘉靖間生，萬曆間卒。子曾七公，名道聰，字懷山。子英三十二公，名尙綱，字日章，明末任漕河遊擊。子雄二十四公，名必名，字顯之，清初北遊京師，交結賢豪，數致千金，輒又散之。其卒也，貧無以斂。配白夫人，生子登俊。登俊公未冠喪。

父卓犖有奇志。康熙丁丑，知湖北長陽縣，務與民休息，不爲煩苛操切。嘗於官舍之西北隅，築環翠亭，鑿池蓺花，暇憩其上。歲時令節，則置酒食，召父老，問所疾苦，具得其情。問有能飲酒者，輒極歡盡醉而罷。在官十二年，以母憂去。縣民爭送數百里外不絕。服除，補四川琪縣知縣，留家於京師。在川數月，內遷中書科中書舍人，卒於官。元配何夫人，生子文炯。繼配馮夫人，生子文炳。文炳公字豹采，卽筠之父也。以康熙丙子生，一年而隨父之長陽。早歲入學，敏異過人。師授以經書，令手寫之，盡卷不誤一字。自是作書，未嘗有一字之訛。歲壬辰，入籍大興，補順天府學生。執經高安朱軾之門。嗣又從宜興儲大文受業。爲諸生久之，年三十餘，竟不獲一鄉舉。乃以廩膳生貢國子監，試八旗教習。期滿，當需次爲縣。會歲乙巳，登俊公卒，無環堵立錫以遺其子，有女九人，在室者尙四五。文炳公哀禮竭蹶，殯事初舉，次第擇配嫁其姊妹。時與名流往來，上下其議論。雍正乙未，就吏部銓選，分發陝西，以知縣試用。陝甘總督岳鍾琪一見奇其才，檄署咸寧劇縣。會西陲用兵，軍書旁午，指揮立辦。改知盩厔，凡七年，多善政。渭濱岸圯，田沒賦存，民以爲病。公思解其困，偶於署中摩視古碑，知前代有令，民墾終南山荒田，得以其賦當渭濱所沒，大喜，趣召吏檢故牘，具得其根柢，乃手自擬稿，請上官轉奏朝廷，卒得免除之令。所生全

者數萬家。時有議鑿終南山以通四川挽輸者，計程近於大路數十日，上官召公示意，謂必可行。公率吏裹糴，纏足入山，備歷險艱，路絕而返，令從者隨繪爲圖，以上上官，具陳此道必不可開狀。上官納譏，責畫者不實，畫者死誓，對如公言，開道之議始寢。陝西人實庇賴焉。知西安府衡水王紹文素有翹夫之號，獨喜公伉直，每見與語，不覺日移，以故公得行其志。迨紹文引疾罷去，後任素疾公，撫他事劾落其職。公怡然曰：『吾爲清白吏，歸教子孫，豈爲失計哉？』時雍正乙卯也。丁巳挈家歸京師，置宅杜門，延師教子。生平力學攻文而連不得志於有司，則以文行之實誨其諸子，而望諸子進身科舉之途。配徐夫人，順天徐覺民之女。有子四：長堂，次垣，季珪，筠其第三子，皆以科名顯。卒稱公志。有女六：長適王啓緒，次適呂元龍，三適何延禮，四適王大鶴，五適張起麟，未嫁卒。六庶謝氏出，適王振鬬。公卒時，筠年已三十六歲矣。

本篇參考朱珪知足齋文集……竹君朱公神道碑，章學誠章氏遺書朱先生墓誌銘，朱筠笥河文集先府君行述，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王昶春融堂集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鑒別鐫鑄而成。

年譜

清雍正七年己酉（西曆一七二九）六月六日丑時（西曆七月一日）大興朱筠先生生於陝西

整屋縣署。據朱珪知足齋文集卷三翰林院編修語授中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諸傳誌狀表並同，無異辭。

先生之父文炳公年方三十四，任整屋知縣。據笥河文集卷九先府君行述

母姓徐。同上

有兄二堂。同上

友人錢大昕年已二歲。（戊申正月初七日生）據王祖錢君大昕墓誌銘紀昀年已六歲。（甲辰六月十五日生）

據朱珪紀文達公墓誌銘戴震年已七歲。（癸卯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據洪榜戴東原行狀袁枚年已十四歲。（乙未三月

初二日生）據方濬師隨園先生年譜

雍正八年庚戌（西曆一七三〇）先生二歲
在整屋縣署。

雍正九年辛亥（西曆一七三一）先生三歲

在整屋縣署。

正月十二日未時，弟珪生，字曰石君。據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姚鼐亦以是年生。知足齋詩集卷四末首

雍正十年壬子（西曆一七三二）先生四歲

雍正十一年癸丑（西曆一七三三）先生五歲

友人翁方綱生。國朝漢學師承記

雍正十二年甲寅（西曆一七三四）先生六歲

此三年均在盩厔縣署。

雍正十三年乙卯（西曆一七三五）先生七歲

父文炳公罷縣，出居社學。

（簡河文集卷九先府君行述）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學堂之東偏有古椿樹，先生間從兄垣嬉戲其下，捕

蟋蟀草間，且捕且問兄：『嚮晨張氏第十姑之夫巴陵知縣，世芳有書來，言姑母死矣，書稱韓文公

曰：『雖萬乘之公相，不以一日輟而就，』吾母讀之而歎。此何語？韓文公，何人也？兄曰：『文公，唐

之大文人也。弟他日讀書，能爲斯人之文乎？』因爲先生具言韓愈之踰藍關，貶潮陽踪跡，卽起翻

架上書，抽安溪李光地所編韓子粹言示先生。先生仰天而呀。

（簡河文集卷九先兄仲君行狀）

名達案：先兄仲君行狀述此事云：『雍正甲寅，筠六歲，先大夫罷縣，出居社學。學堂之東……』